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 
第十五卷 情芽類

以下大聖

禹

禹年三□未娶，行塗山，有白狐九尾造禹。塗山人歌曰：

「綏綏白狐，九尾龐龐。成子家室，乃者攸昌。」

禹遂娶之，謂之女嶠。

文王

文王得聖女妲己為配，宮人作《關雎》之詩云：

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」

孔子

或問：「孔子有妾乎？」觀《孔叢子》載：宰予對楚昭王曰：「夫子妻不服綵，妾不衣帛。車器不雕，馬不食粟。」據此，則孔子亦有妾矣。

人知惟聖賢不溺情，不知惟真聖賢不遠於情。

太公

太公克商，獲妲己，光華耀目。太公乃掩面而斬之。

極是殺風景事，卻是不能忘情處。

智胥

洪武中，駙馬都尉歐陽某，偶挾四妓飲酒。事發，逮妓急。妓分必死，欲毀其貌，以覬萬一之免。一老胥聞之，往謂曰：「若予我千金，吾能免爾死。」妓立與五百金。胥曰：「上位神聖，豈不知若輩平昔之侈乎？慎不可欺，當如常貌哀鳴，或蒙天宥耳。」妓曰：「何如？」胥曰：「若須沐浴極潔，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，令香遠徹，而肌理妍豔之極。首飾衣服，須以金寶錦繡，雖私服衣裙，勿以寸素間之，務盡天下之麗，能奪目蕩志則可。」問其詞，曰：「一味哀呼而已。」妓從之。比見上，上叱令自陳，其無一言。上顧左右曰：「綁起殺了！」群妓解衣就縛，自外及內，備極華爛，繒絲珍具，堆積滿地，照耀左右，膚潤如玉，香聞遠近。上曰：「這小妮子，使我見也當惑了！那廝可知。」遂叱放之。

王道本乎人情。不通人情，不能為帝王。

以下名賢

蘇子卿

蘇武初使匈奴時，作詩別妻云：

「結髮為夫妻，恩愛兩不疑。歡娛在今夕，燕婉及良時。征夫懷往路，起視夜何其。參辰皆已沒，去去從此辭。行役在戰場，相見未有期。握手一長歎，淚為生別滋。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。生當復來歸，死當長相思。」

妻答詩云：

「與君結新婚，宿昔當別離。涼風動秋草，蟋蟀鳴相隨。冽冽寒蟬吟，蟬吟抱枯枝。枯枝時飛揚，身體忽遷移。不悲身體移，當惜歲月馳。歲月無窮極，會合安可知。願為雙黃鸝，悲鳴戲清池。」

武居匈奴□九年，及歸，鬚髮盡白。在虜中，曾與胡婦生子。故李陵答書云：「足下胤子無恙。」後武男元從燕王旦謀反，伏誅。上命於匈奴中求胡婦子為武後。

不有胡婦子，武嗣斬矣。天或者啟其情，以延忠臣之世乎。

胡澹庵

胡澹庵□年貶海外，北歸之日，飲於湘潭胡氏園。愛妓黎倩，留題壁間，有云：

「君恩許歸此一醉，旁有梨頰生微渦。」

厥後，朱元晦見之，題絕句云：

「□年浮海一身輕，歸對梨渦卻有情。世上無如人欲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」

嘗觀東坡《志林》，載張元忠之說，曰：「蘇子卿齧雪啖毡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，然不免與胡婦生子，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？乃知此事未易消除。文公之論澹庵，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。鄭叔友論劉、項曰：「項王有吞岳瀆意氣，咸陽三月火，骸骨亂入如麻，哭聲慘憺天日，而眉容不斂，是必鐵作心肝者。然當垓下訣別之際，寶區血廟，了不經意，惟眷眷一婦人，悲歌悵飲，情不自禁。高帝非天人歟！能決意於太公、呂后，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。杯羹可分，則笑嫚自若；羽翼已成，則歛歔不止。乃知尤物移人，雖大智大勇不能勉。由是言之，世上無如人欲險，信哉！」

林和靖

林君復（名逋，賜號和靖處士。），有惜別《長相思》辭云：

「吳山青，越山青，兩岸青山相送迎。誰知離別情。君淚盈，妾淚盈，羅帶同心結未成。江頭潮已平。」

宋史謂其不娶，似無情者。特著其一詞，見其非不近人情者耳。按林洪著《家山清話》，其中言「先人和靖先生」云云，即先生之子也。或喪偶後未嘗更娶乎？

李衛公

衛公李靖，為亡妓謝秋娘撰《望江南》曲，亦云《夢江南》，每首五句。見《樂府雜錄》。

白樂天作《憶江南》三首，第一「江南好」，第二、第三「江南憶」。自注云：「此曲亦名『謝秋娘』。」蓋本於衛公也。

范文正

范文正守鄱陽，喜樂籍一小鬟。未幾召還，作詩寄後政云：

「慶湖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開。年年憶著成離恨，為託東風管領回。」

到京後，以胭脂寄其人。題詩云：

「江南有美人，別後嘗相憶。何以慰相思，贈汝好顏色。」

事載《西溪叢語》。文子悱謂范公決無此事，當時小人妒冒者為之。余謂便有此事，何傷范公盛德？

文正公有《御街行》詞云：

「紛紛墜葉飄香砌。夜寂靜，寒聲碎。珍珠簾捲玉樓空，天澹銀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華如練，長是人千里。愁腸已斷無由醉。酒未到，先成淚。殘燈明滅枕頭欹，諳盡孤眠滋味。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。」

范公一時動德重望，而詞亦情致如此。朱良矩嘗語楊用脩云：「天之風月，地之花柳，與人之歌舞，無此不成『三才』。」

#### 司馬溫公

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，同幕以妓會飲僧房。王荊公往迫之，使妓逾垣而去。公度不可隱，乃具道其實。荊公集句戲之云：

「年去年來來去忙，暫偷閒臥老僧牀。驚回一覺遊仙夢，又逐流鶯過短牆。」

溫公嘗即席賦《西江月》詞云：

「寶髻鬆縮就，鉛華淡淡妝成。紅煙紫霧罩輕塵。飛絮游絲無定。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還似無情。笙歌散後酒微醒。深院月明人靜。」

楊元素學士見之曰：「此公風情亦不薄。」（元素名繪。）

#### 趙清獻

趙清獻公帥蜀，有妓戴杏花，清獻戲語之曰：「髻上杏花真有幸。」妓應聲曰：「枝頭梅子豈無媒！」逼晚，使值宿老兵呼之。幾二鼓，不復至，復令人速之。趙周行室中，忽高聲自呼曰：「趙抃不得無禮！」遂令止之。老兵忽自幕後出曰：「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，此念息矣。雖承命，實未嘗往也。」

此老兵乃真道學，清獻公不如也。

#### 張忠定

張公詠帥蜀日，選一小女浣滌紵縫。張悅其人，中夜心動，厲聲自呼曰：「張詠小人！不可，不可。」

趙閱道、張乖崖，皆能制其情者。政以能制，見其不能忘。

張乖崖於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：

「天教博百媚，相映明如花。往近桃花坊北面，門庭掩映如仙家。美人宜稱言不得，龍腦薰衣香入骨。維揚軟艸如雲英，毫郡輕紗似蟬翼。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，偷入筵中名小英。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，謫向人間為歌妓。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，眼似秋波雙臉橫。舞態因風欲飛去，歌聲遏雲長且清。有時歌罷下香砌，幾人魂魄遙相驚。人看小英心已足，我見小英心未足。為我高歌送一杯，我今贈你新翻曲。」

按，公鐵石心人，在蜀娶婢，三年後歸其父，猶然完璧。此詩亦靖節《閒情》、廣平《梅花》之意也。然《歲華紀麗》稱浣花小游江起於公，蓋亦不厭遊戲云。

#### 歐陽文忠

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，染一妓。時錢文僖公（名惟演。）罷政為西京留守，梅聖俞、謝希深、尹師魯同在幕下，惜歐有才無行，共白於公，屢微諷而不知恤。一日，宴於後圃，客集，而歐與妓俱不至。移時方來，在坐相視以目。公責妓云：「來何遲也！」妓云：「中暑往涼堂睡著，覺而失金釵，猶未見。」公曰：「若得歐陽推官一詞，當為償汝。」歐即度云：

「柳外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。小樓西角斷虹明。闌桿倚遍，佇待月華生。燕子飛來棲畫棟，玉鉤垂下簾旌。涼波不動簾紋平。水晶雙枕，旁有墮釵橫。」

坐客皆善。遂命妓滿酌賞歐，而令公庫償其失釵。

公嘗有小詞云：

「江南柳，葉小未成陰。人為絲輕那忍折，鶯憐枝嫩不勝吟。留取待春深。」

「□四五，閒抱琵琶尋。堂上簾錢堂下走，恁時相見已留心。何況到如今。」

意贈婢之詞也，而忌者誣公為盜甥。噫！詞之不可輕作也如此。

蘇子瞻倅杭日，府僚湖中高會，官妓秀蘭以沐浴倦臥，營將督之再三乃來。時府僚有屬意蘭者，恚恨不已，子瞻從旁陰為之解，終不釋然。時榴花盛開，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，府僚愈怒。蘭但低首垂淚而已。子瞻乃作一曲，名《賀新涼》，命蘭歌以侑觴。府僚大悅，劇飲而罷。事頗類此。蘇詞云：

「乳燕飛華屋，悄無人，桐陰轉午，晚涼新浴。手弄生綃白團扇，扇手一時似玉。漸困倚、孤眠清熟。簾外誰來推繡戶？枉教人夢斷瑤臺曲。又卻是，風敲竹。石榴半吐紅巾蹙。待浮花浪蕊都盡，伴君幽獨。穠豔一枝細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。又恐被西風驚綠。若待得君來向此，花前對酒不忍觸。共粉淚，雨簌簌。」

#### 米元章

米元章有潔癖，或言其矯。宗室華源郡王仲御，家多聲伎，嘗欲驗之。大會賓客，獨設一榻待之。使數卒解衣袒臂，奉其酒饌。姬侍環於他客，杯盤狼藉。久之，亦自遷坐於眾賓之間。

相傳有潔癖者，米元章、倪元鎮二人。元鎮於女色，少所當意。一日，眷金陵趙歌姬，留宿別業。心疑不潔，俾之浴。既歸榻，以手自頂至踵，且捫且嗅，捫至陰，復俾浴。凡再四。東方既白，不復作巫山之夢。情主人曰：「元章之癖，不勝其情。元鎮之情，不勝其癖。且其不能忘情則一也。故吾謂王昆之回面，避妓也；陳烈之逾牆，逃妓也；楊忠襄之焚衣，誓妓也。又徵仲之弄鼻脚，果以求脫妓也。是皆情之至者，誠慮忽不自制，故預違之。故魯男子之情，□倍於柳下惠。伊川之強制，萬不若明道先生。」

#### 何桌

何文鎮丞相，政和間狀元。初入館閣，飲於宗戚一貴人家。侍兒惠柔者，麗點人也。慕公風標，密解手帕子為贈，且約牡丹開時再集。何亦甚關抱。既歸，賦《虞美人》一曲，隱其小名，以寓惓惓結戀之意，云：

「分香帕子揉藍膩，欲去慙慙惠。重來直到牡丹時，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。別來目盡閒桃李，日日欄杆倚。催花無計問東風，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。」

何自書此詞，示蜀人趙詠，道言其本末如此。

何文鎮，靖康中死難名臣，然何嘗作道學格！

#### 黃涪翁

涪翁（黃魯直，嘗謫涪州，因稱涪翁。）過瀘南，瀘帥留府。會有官妓盼盼，帥嘗寵之。涪翁贈《浣紗溪》詞曰：

「腳上靴兒四寸羅，唇邊朱麝一櫻多。見人無語橫秋波。料得有心憐宋玉，只因無奈楚襄何。今生有分向伊麼。」

盼盼拜謝涪翁。瀘帥令唱詞侑觴，盼盼唱《惜春容》，詞曰：

「少年看花雙鬢綠，走馬章臺管弦逐。而今老更惜花深，終日看花看不足。坐中美女顏如玉，為我一歌金縷曲。歸時壓倒帽簷歌，頭上春風紅簌簌。」

涪翁大喜，致醉。

#### 廖道南

廖道南為舉人時，卒業南雍，與院妓陳淑女相善，戲為題《裏足》一絕云：

「白練輕輕裏，金蓮步步移。莫言長在地，也有上天時。」

又嘗與淑女聯句，詠《穩桌》一絕。廖云：

「木屑原來斧鑿成，」

陳云：

「暫來低處立功名。」

廖云：  
「雖然不作擎天柱，」

陳云：  
「也與人間斷不平。」

### 湖州郡僚

湖州吳秀才女，慧而能詩詞，貌美。家貧，為富氏子所據。或投郡訴其姦淫。王龜齡為太守，逮係司理獄。既伏罪，且受徒刑。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，乃具酒，引使至席，風格傾一坐。遂命脫枷侍飲，諭之曰：「知汝能長短句，宜以一章自詠，當宛轉白待制，為汝解脫。不然，危矣。」女即請題。時冬末雪消，春日且至，命道此景。作《長相思令》，捉筆立成。曰：

「煙霏霏，雪霏霏，雪向梅花枝上堆，春從何處回？醉眼開，睡眼開，疏影橫斜安在哉？從教塞管催。」

諸客賞歎，為之盡歡。明日以告王公，言其冤。王淳直不疑人欺，亟使釋放。其後無人肯禮娶。周介卿石之子，買以為妾，名曰淑姬。王三怨時為司戶攝理，正治此獄，小詞藏其處。

王固淳直，不疑人欺。即明知其欺，亦必藉手釋放矣。何也？此等分上，必非俗人肯信者，姑聽之可也。

### 以下高僧

#### 鳩摩羅什

鳩摩羅什，天竺僧，姚興迎之入關，待以國師。忽一日，自請於秦王曰：「有二小兒登肩慾障，須婦人。」興進宮女，一交而生二子。諸僧欲效之，什聚針盈鉢，舉匕不異常食，曰：「若能效我，乃可蓄室。」

一說與常謂什曰：「大師聰明超悟，天下莫二。若一旦厭世，何可令法種無嗣。」遂以妓女□人，逼令受之。自是別立廨舍，不住僧房。

#### 宣州僧

宣州有僧，習靜業於山寺有年矣。忽見一少婦喪夫來山求薦。僧睹之，不覺動念。既去，而日夕思之不忘。數月，左股內隱隱聞嬰兒啼聲，久之，右股亦然。大怖。以為業緣所召，遂還俗，娶其婦為妻。二年連得二子。更□餘年，忽念此身墮落，勸妻同出家於寺，以追謝前過，以二子與人為奴。及入山，眾僧厭惡逐之，遂習禪於白蛇洞中。久之，白蛇俯首以避，虎至，伏洞門不敢仰視。遂乘虎至寺，眾僧競觀。口占一偈云：

「兩峰相對疊晴霞，澗底泉香泛落花。埋卻袈裟離世網，寄生二子在人家。神通騎出斑斑虎，感應呼來白白蛇。是聖是凡君莫測，相逢休笑亦休誇。」

眾乃迎歸寺中。壽七□三。妻亦坐化。

#### 僧知業

有聖保寺僧知業，性高古，有詩名。偶訪陸魯望（龜蒙。），談玄之次，陸夫人蔣氏性好飲，遽自內傳一杯酒，命與業公。業惶懼欲辭，蔣隔簾語曰：「只如上人詩云：『接壘橋通何處路，倚欄人是阿誰家。』觀此風韻，可得一飲？」業公慚而退。見《葆光錄》。

#### 僧月洲

吳僧月洲，善詩，喜聲色。沈石田給以名妓，招之即來，而實無所有。壁間有《菜花蛺蝶圖》，遂題其上云：

「桃花生子菜花臺，細雨蛙聲出草萊。一段春光多不見，卻教蛺蝶誤飛來。」

#### 畫西廂

丘瓊山過一寺，見四壁俱畫西廂。丘訝曰：「空門安得有此？」僧曰：「老僧從此悟禪。」丘問：「何處得悟？」答曰：「是『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』。」

丘公風流之士，故此僧現風流身而為說法。

### 以下賢女子

#### 瀨女

伍胥違父兄之難，潛行至吳，疾於中道，乞食溧陽。適遇女子，擊綿於瀨水之上，筐中有飯。子胥謂曰：「夫人可得一餐乎？」女子曰：「妾獨與母居，三□未嫁，飯不可得。」子胥曰：「夫人振窮途少飯，亦何嫌哉？」女子知非恒人，遂許之。發其簞筐，飯其壺漿，長跪而與之。子胥再餐而止。女子曰：「君子有遠誓之行，何不飽而餐之？」子胥已餐而去。又謂女子曰：「掩夫人之壺漿，勿令其露。」女子歎曰：「嗟乎！妾獨與母居，三□年自守，貞明不願從適。何宜饋飯而與丈夫，越虧禮義？妾不忍也。」子胥行，反顧，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。

子猶曰：「同一識英雄俊眼，幸則為紅拂妓，雄服連轡。不幸則為擊綿女，寒風瀨水。或言此女可以無死，甚不然也。田光先生有云：『長者為行，不使人疑。』掩夫人之壺漿，勿令其露。此女不死，子胥雖行，終未釋然也。知禮義之不可越虧，而猶然跪進壺漿，勸勉加餐，獨念子胥非恒人故耳。既知其非恒人，亦何惜一死，以安其魂，而定其事乎！此女雖終身不嫁，冥冥之中，固已嫁子胥矣。」

#### 徐賢妃

唐太宗，嘗召徐賢妃（妃名惠，湖州人，八歲曾擬《離騷》。），不至，怒之。賢妃進詩曰：

「朝來臨鏡臺，妝罷且徘徊。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詎能來？」

以嬌語解圍。

#### 孫氏

孫氏，許邁妻，吳郡散騎常侍孫宏女也。邁總角好道，立脩舍於懸溜山，往來茅嶺，惟朔望時節，返家定省。父母既終，乃遣妻孫氏還家，為書以謝絕之。孫為書答邁曰：

「愚下不才，侍執巾櫛，榮華福祿，相與共之。如何君子，駕其大義，輕見斥逐。若以此處遐曠，非婦人所便，昔梁生陟嶺，孟光是攜；蕭史登臺，秦女不捨。衛氏脩義，夫妻同行；老萊逃名，伉儷俱逝。豈非古人嘉遁之舉者，許君乖離矣。」

情主人曰：「草木之生意，動而為芽。情亦人之生意也，誰能不芽者？文王、孔子之聖也而情。文正、清獻諸公之方正也而情。子卿、滄庵之堅貞也而情。衛公之豪俠也而情。和靖、元章之清且潔也而情。情何嘗誤人哉？人自為情誤耳。紅愁綠慘，生趣固為斬然。即蝶嚷鶯喧，春意亦覺破碎。然必曰草木可不必芽，是欲以隆冬結天地之局。吾未見其可也！」